

姜亮夫箋註

詞選箋註

詞選箋註

姜亮夫



上海
北新書局印行

一九三三年四月付版
一九三三年六月初版



詞選箋註

△實價五角▽

箋註者 姜亮夫

發行人 李志雲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中市
雷報掛號一六三號

北新書局

發行所 北新書局分局

北平 成都 開封 南京 溫州
廣州 廈門 武漢 重慶 雲南

自序

引子

獨坐斗室，舉目無可矚；遂引念天表，作瀉水湧泉之思；往往觸發，一二時不止。偶讀案頭殘書而好之！——即武進張皋文詞選也。於是每有伊鬱奇思之感，必以是爲解悅。偶得一義之足以發其蘊，或一事之足證其義者，皆筆之于簡端。今年長夏苦熱，空對四壁，既無所事於公卿間，遂卽一週之力，修飾寫定，而序其端曰：

評故

貴古賤近，爲文人之陋習，詞曰「詩餘」，曲曰「詞餘」，皆足

以顯現此等觀念之錯誤。夫時有遞進，學無逆溯，詞不如詩，則三百篇將不如口語，寧有是耶？

評尋古

昔顧亭林有言：「詩之不能不變爲詞者，勢也。」蓋一切歷史現象，莫不挾時代而衍變。詞者，導源于唐之絕句，以河朔胡虜之樂，變中原華夏之聲，而開此奇局。

評不明時代之失

然其形式上之組織雖變，而古今人情之大齊，固仍未變也：以其新聲而少之，是則漢人之樂府，已非三百之雅奏；五言之局，當在廢棄之列矣！可乎？可乎？

評不明「形與質」之失

且文學貴創造而不貴于因襲。強漢人爲四言體詩，僅能如韋孟。雖以束皙之才，補亡之詩，終無幾希三百篇意境。故摹擬因襲之作，決不逮生基自拓者之能長且久也！蕭子顯曰：「若無新變，不能代

雄。」其是之謂乎

文學貴創造

詞之價值

是故三百篇爲姬周之時代文學，詞賦爲兩漢之時代文學，詩爲唐之時代文學，則詞不能不爲兩宋之時代文學矣！詩經漢賦唐詩有其最高之價值，則宋詞之價值，至少當不在詩賦之下！

駁或說

顧或者曰：「詞之所以爲小道者，以其喟感僅於私人，所言不出閨闈，非關世道，不與史實。故後主以其聰明爲國，必爲賢主；一揮淚對宮娥」，終當爲人稱斥！」

雖然，此又有說：

夫純感情之文學，在表暴其內心煞那之感，豈必先計其爲「經」爲「史」！蘇軾關雎行露，所關於國計民生者何在？男女天性，十五國風言情之作，在二之二以上，溱洧芍藥之詩、較「人約黃昏」之詞，又豈多讓。我且以後主之悽婉，爲帝王之尊，有以成之也。故以世事論文學，文學幾無可立之地，以文學論文學，固自有其疆域園囿也。古人有言，「事宜觀其會通」，其是之謂乎！

諸上所說，欲以顯見詞之價值，吾尙有他說，請又拉雜書之如下：

論五代兩宋詞之大勢

詞爲兩宋之時代文學，自其發生至於衰敝，凡有三期。五代爲初

期；新生茁發時也。北宋爲中期；壯大敷與時也。南宋爲末期；衰敝修補時也。後乎此者爲末流，不足以觀矣！其詳可得而言焉：

五代爲詞之初期，其顯與兩宋異者，蓋有數端：

(一)就外形觀，可分爲三：凡詞皆不製題，一也；

海寧王先生曰：「詩三百篇十九首，詞之五代北宋，皆無題也；非無題也，詩詞中之意，不能以題盡之也。」

中調以上之詞式尙未成立，二也；

就花間尊前等集觀之，即可知。蓋純粹表現其幼弱初期之現象。按碧雞漫志詞苑叢談，皆言漫詞始於五代前；然其詞不可考。全唐詩載鍾輻卜算子、恐亦在疑似之間。要之，當以花間爲準。

調名之尙無變亂，三也。(二)就其內容言，則皆爲男女綺賦之曲，絕無陳古述事之作。(三)就其表現之境界言，總是艷麗清婉之姿，而無豪邁壯大之氣。與宋詞相較，則五代鍊其意境，渾厚之氣，無迹象可尋；北宋鍊其氣韻，故氣韻高邁；南宋鍊其妍華，故句語特新。(四)就作者之地觀之，以西蜀南唐爲最多。此其大較。

以人而論，則飛卿爲唐末之雄，端已爲西蜀之雋，後主爲南唐之英；是三人者，不僅爲一時秀彥，亦千載之冠冕也。而三人又各自不同：飛卿秀於句，端已秀於骨，後主秀於神。周濟以嚴妝比飛卿，淡妝比端已，而後主則麤服亂頭，不掩國色；蓋善于譬况者矣！

馮正中又各得三家之長，而堂途稍大，故其詞深美闊約矣！五代北宋之詞，就外形觀，約有四點：已稍稍製題，一也。漫詞起于

蘇柳，二也；作者喜易新奇調名，三也；漸不守詞律，四也。就其內容言，已不全爲綺語，寫事寫物，談理談玄，無所不可，漸臻于複雜之境。就其境界言，雖無五代之空靈幽邃，而自然唐大。卽在小調，亦多壯語。論其人，則蘇秦美成皆爲一時之傑；大抵蘇主于豪雋，寫自己之心胸；秦主于淡雅，得五代之遺韻；而美成則富艷精工，而有正中之體制。——然無正中之神韻，此其所短也。

疏案

南宋詞之大異于北宋者，劉融齋最善言之，其言曰：

北宋詞用密亦疏，用隱亦亮，用沈亦快，用細亦闊，用精亦渾；南宋只是掉轉過來。

又曰：

南宋詞近耆卿者多，近少游者少，近少游疏而耆卿密也。

此從其體制神韻言也。周濟更就其描寫之方法言之：

北宋詞多就景叙情，故珠圓玉潤，四照玲瓏。至稼軒白石，變而爲卽事做景，使深者反淺，曲者反直。

周劉二家之言，皆甚的當，茲更分析，條列如左。

(一) 重代字也。沈伯時樂府指迷之言，可爲證券。

樂府指迷云：「鍊句下語，最是緊要。如說桃，不可直說破桃，須用「紅雨」「劉郎」等字。說柳，不可直說破柳，須用「章臺」「霸岸」等字。……」

既重代字，遂使南宋一代之詞，幾無不成爲霧裏看花；終隔一層矣。

(二) 拘于聲律而忘內容也。

此就詞源所載「瓊窗深」一事，可見其情。故姜白石張玉田

之詞，皆有聲律之美，而無內容。工于鑿句，而劣於造意。故高格響調，而不耐人尋思！

(三) 多詠物以寄意也。

此卽周介存所謂「卽事做景」也。蓋情性既薄，無情可寫，借事諷詠，空結樓閣也。

(四) 多用典故也。

(此與沈伯時之所謂「代字」稍異。) 蓋不能造意，故借往事以爲烘染，所謂七寶樓臺，折碎下來不成片段者也。

積此四敝，而南宋衰頹之象現矣！

論其人，則辛姜玉田，差可代表。大抵稼軒鬱勃，雅量高致，猶有北宋遺韻。白石放曠，蟬脫塵埃；然有格無情，故不免促局。玉

田瓣香白石，其佳勝處，清遠蘊藉，悽愴纏綿；然終覺積穀作米，把纜放船，無開闢手段；但鑿字句，不換意境。（評玉田，約節周存介語。）宜乎靜安先生有「玉老田荒」之諷。

簡宋

總上所陳，略見五代兩宋詞學之大較，大抵五代開其緒，詞人之詞，北宋吐其艷，詩人之詞。至於南宋，則秋風落木，已是衰徵。倘亦胡適所謂「詞匠」者歟？

清詞之二派

有清詞學，略有二派，朱彝尊標舉白石玉田倡於先，是爲浙派。及其敝也，張皋文標舉北宋以抗之，是爲常州派。其詳可得而言焉：詞至明季，嘽緩儒鈍，淫濫鄙俗，已不可救。秀水朱彝尊出，崇

尙清靈，一洗時敝，以白石玉田爲圭臬，而以蘆祖臯史達祖吳文英蔣捷山王沂孫張炎周密爲之羽翼；其後常符孫厲樊榭繼之。兩浙人士，無不家言白石，戶頌玉田矣。然標舉僅及南宋，但務爲綺藻韻致；及其末流，爲釘餒寒乞之作。乾嘉而後，其敝益甚。張皋文乃起而以北宋振之，闡意內言外之旨，要於文有其質，以沈著醇厚爲宗旨。是爲常州派。嘉慶以後名家，多承旨意，大江南北，無不讀其書者！其甥董士錫及士錫之友周濟承之，其說益恢濶，於是名手逸製，皆高揖北宋矣！

大抵常州派之論詞，以北宋爲主，要其旨趣，約有五端，總其歸途，但有一義。請分別言之：

(一) 重造意也。

張氏詞選序曰：「傳曰『意內言外謂之詞』，其緣情造端，興於微言，以相感動。」初浙派標舉南宋，南宋不重造意，故舉文標「意內言外」之旨以矯之，蓋重在立意也。所謂「意」者，蓋內質之代語。其曰「緣情造端」，評蘇辛周秦之詞以爲「文有其質」；論夢窗等曰：「傲而不理，枝而不物」：曰情、曰理、曰物、皆「意」內物也。而「文有其質」之「質」，又爲情也、理也、物也、之總稱。

(二) 輕聲律也。

此非通觀詞選，不易知。

(三) 戒淫詞也。(四) 戒鄙詞也。(五) 戒游詞也。

詳後金應珪後序。

總此五點觀之，蓋以革南宋之積敝，返于北宋爲主旨。然張氏有言曰：

里巷男女哀樂以道，賢人君子，幽約悱悲，不能自言之情，低俳要眇，以喻其志，蓋詩之比與變風之義，騷人之歌，則近之矣。

則其以詞上擬風騷，蓋欲以經生之家法，理詞人之情言。強茲五術，以歸一途，蓋不能無蔽云！

評詞選

張氏于詞之觀念，略見上述。今反觀詞選，其足爲此觀念之佐證，蓋無疑也。然考其實，蓋亦不能無得失，析其是與非，蓋各有二。

(一) 時代觀念之清楚也。夫詞爲兩宋之時代文學，前既言之矣！然開其先者，尙有白居易皇甫湜劉禹錫諸人之作；後乎此者，則元明兩代詞人，非無可取。張氏皆摒而不用。(其錄太白一首者，蓋以太白爲詞之初祖也。)而于宋以後，一則曰，「正聲絕」；再則曰，「皆可謂安蔽乖方，迷不知門者」。此種態度之決絕，皆其時代觀念之準確也。

(二) 不登柳黃劉吳之作。是四人者，與張氏論旨皆相逕庭，張氏以爲「盪而不反，傲而不理，枝而不物」者也；摒棄不錄，其旗幟甚爲鮮明。至其所失，則——

(一) 以漢儒注經之法解詞。張氏每于詞尾小注數語，皆勉強附會，以爲憂國思君之作。夫宋人尙自以詞爲小道，作家未必卽有此心胸，